

卡 尔 · 麦 世 界 探 险 丛 书

KARL MAY 温内图之死

〔德〕卡尔·麦 著

- 冒险、悬念、风情文化
- 全球畅销一亿三千万册
- 已译成三十六种文字
- 中文版首次独家授权

中国妇女出版社

温内图之死

[德] 卡尔·麦 著
马 剑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内图之死/(德)麦(May, K.)著;马剑译. -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8. 12

(世界探险故事丛书)

ISBN 7-80131-293-7

I. 温… II. ①麦… ②马…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 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300 号

温内图之死

卡尔·麦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首都发行所总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92 毫米 1/32 15.25 印张 335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31-293-7/I·42

定价:20.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Winnetou III

©1999 by Karl May Verlag, Bamberg, Germany

中译本前言

走进卡尔·麦的世界，你不仅会被主人公游历、冒险、行侠、与严酷的自然灾害搏斗的故事所吸引，还会为其中穿插的对非洲原始部落黑人狩猎河马的情景，北非原始部落人狂欢的壮观场面，中东恶徒偷盗走私木乃伊、穿越沙漠掠奴贩奴及被追捕的惊险镜头，充满地方色彩的宗教盛典，美洲印第安部落奇异的生活观念和习俗，美国西部拓荒淘金时代的移民经历等的生动描写所陶醉；他叙述的拿破仑时代盛事、西班牙将军弗朗哥与波斯人的战争等，会把你从大毁灭、大阴谋、大谋杀一直带向高贵心灵的胜利……这一切让你读而不忍释卷。

悬念、生动的情节、迷人的自然景观和风情文化、悠远的历史感，以及揉神话、探险、游记和哲理小说于一体的独特手法，这便是卡尔·麦小说的魅力所在。书中处处闪现的智慧、人道精神和正义感、对美好人生的坚定信念，使人在欣喜入迷之余，获得许多教益启迪；而其中勇与罪恶、灾难和自身弱点搏斗的主人公，会使你觉得这是最生动、最引人注目的文学主人公了。

卡尔·麦 1842 年出生于德国萨克逊郡一个纺织工家庭。他的前半生充满不幸——头六年患弱视几成瞎子、大学时因经济困难辍学、当了小学教员后又遭诬陷失去工作，以后又多次卷入法律纠纷，然生活的坎坷、心灵的痛苦使他发奋读书、立志成才。1875 年他成了当地几家杂志社的编辑，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已具备写作域外风情小说、登上成功小说家之路的扎实基础后，他于 1878 年毅然辞去编辑工作，开始了专业创作，几年中以其“对奥斯曼帝国的游历回忆”和“温内图的故事”脱颖而出，成了德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

1900 年前后，他到东方作了一次实地游历，此时他已成为欧洲最畅销、获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并因版税而成了大富翁。他的豪华别墅里摆满了他收集的各类文物和纪念品，其中尤以印第安人文物为多，他的收藏品被人称为是其“伟大探险的纪念品”。

如今，卡尔·麦在德国萨克逊的故居已被改成一座纪念馆，卡尔·麦的半身铜像装点了那座城市的广场；他在德勒斯登附近的别墅——“老铁手别墅”也已成为一座博物馆，里头陈列了大量珍贵的美洲印第安文物，以及卡尔·麦的全部著作和他收集的大量纪念品；他的许多故事已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根据卡尔·麦的遗愿，那儿的雷迪伯尔大学已成为负责“卡尔·麦慈善基金”的专门机构。

卡尔·麦和他的著作受到了众多世界名人的赞誉——

德国著名诗人小说家、1946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曼恩·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说：“他书中鲜明的色彩和扣人心弦的悬念显示了虚构小说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永恒魅力。……他是实现愿望类小说的创始人和最伟大的作家。”

曾获 1952 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评论他说：“我最喜欢他书中几乎通篇隐含的为争取和平和共同理解而显示的勇气。”

1921 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说：“真的，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受他影响，即使在今天，每当我感到孤寂无望时，他仍是那么的亲近于我。”

美国西巴利（The Seabury Press）出版社评论说：“卡尔·麦书之畅销，证明他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虚构小说家。在他的时代充斥了大量畅销探险小说和人物，但卡尔·麦的小说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色，他关注的是人类的根本问题，以及现代人失去的灵魂。”

卡尔·麦丛书出版近一个世纪来畅销不衰，已被译成三十六种文字，在一百多个国家行销一亿三千万册，却一直没有中文版。现在我们能获独家授权、翻译出版这套脍炙人口

的小说，实感到有幸，相信我们一年多的努力不会徒劳，更愿它会给中国读者带来难得的享受和收获！

在此套丛书的翻译编校过程中，我们曾得到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罗婉华女士、欧美同学会妇女分会副会长张蝶丽女士的大力支持，以及潘海峰、王泰智、李昌柯、杨鉴、李张林等先生在校译、资料收集等方面废寝忘食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不妨走进卡尔·麦的世界去瞧一瞧。

目 录

1. 一个没有耳朵的人	(1)
2. 在西部大铁路边	(27)
3. “水! 水!”	(59)
4. 埃斯塔卡多平原的“鹰”	(82)
5. 阿帕奇人的密探	(108)
6. 阴森而血腥的谷底	(135)
7. 在科曼奇人的村落	(161)
8. 在堂·费尔南多的牧场里	(189)
9. 一家古怪的旅店	(217)
10. 致命的粉末	(238)
11. 铁路劫匪	(271)
12. 征途中的重逢	(294)
13. 荒野之中的“万福玛利亚”	(301)
14. 恶有恶报	(325)
15. 在汉科克山	(342)
16. 重返那吉特奇尔山	(361)
17. 阿帕奇人的遗嘱	(383)
18. 在凯欧瓦人的村落	(407)
19. 在“死树”旁	(428)
20. 在“黑水湖”畔	(456)
后记	(476)

1. 一个没有耳朵的人

从清早起，我已走很长的一段路了。现在，我感觉有点累了。烈日当头，那灼热的阳光使人感到心烦气躁，于是我决定休息一下吃午饭。我眼前，大草原一望无际，地波起伏，伸向远方。自从五天前我们的队伍被无数奥格拉拉人冲散之后，我就既没有见到过一只叫得出名字来的动物，也未曾发现任何人的踪迹。于是，我开始盼望能够看到任何一种有理性的生物，在这种生物身上我可以试验一下，由于长时间的沉默，我是否已经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

这里既没有一条小溪也没有其他水源，树林和灌木丛也同样少见。因此我无需作过多的选择就可以找到一块适合休息的地方。我跳进低于地平面的一处洼地，用绳索拴住我的野马的腿，取下它身上的行李，然后，我登上一座小小的土丘，在那里坐下。我必须把马留在下面，这样在有敌人逼近的情况下，它就不会被敌人发现。而我自己却必须选择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以便纵观这一地带的全貌，同时，如果我躺在地上，别人又不容易看到我。

我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是有充足理由的。我们一行十二人从普拉特河岸出发，沿着岩石山东麓向南前往德克萨斯。与此同时，苏族印第安人的各个部落也纷纷离开了他们驻扎的村落。因为他们的一些武士被白人打死了，所以他们现在企图进行报复。我们

虽然知道这些，处处小心提防，但最终还是落到了他们的手里。在一场激烈而血腥的战斗之后，我们当中的五个人送了命，其他人也被冲散到了大草原的各个地方。

我没有来得及完全抹去自己的足迹，所以这些印第安人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我是向南骑行的，因此他们很有可能追上我。如果我在头一天晚上用被子裹住身体昏昏睡去，那么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我的头皮就很有可能已被人剥去，我早已见了上帝。假如我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每时每刻都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躺倒在地，取出一块牛肉干，没有盐，我就在上面抹了一些火药，肉块硬得像皮革一样，我试着用牙嚼着，然后将它吞咽到肚子里。接着，我点着一根“自制的香烟”，惬意地吐着烟圈，仿佛我是弗吉尼亚的一位种植园主，在抽着用精心采摘的烟叶制成的古斯福特牌香烟一样。

我还没有躺多久，当我无意中向身后望去的时候，却发觉在视野边缘出现了一个黑点，这个黑点运动的方向和我的视线形成了一个锐角，此时它正朝我而来。于是我在土丘上迅速向后退，直到我的身躯完全被遮住为止。我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渐渐地，我辨认出这是一个像印第安人一样将上身趴在马背上骑行的骑手。

当我发觉他的时候，他离我大概还有一点五英里远，他的马溜溜达达地缓慢地跑着，大概走完一英里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然而当我再次朝他来的方向眺望时，我却惊奇地又发现了四个黑点，他们正循着他的足迹而来。此时，这一切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已从服饰上准确地辨认出，单身的骑手是个白人。难道追赶他的是印第安人吗？我取出了望远镜。没错，我没有弄错，他们走近了，透过镜片，我可从他们的武器和脸上涂抹的油彩上认出，他们属于奥格拉拉部落，苏族中最好战、最残忍的部落。他们的坐

骑很好，而那个白人却似乎骑着一匹相当劣等的牲口。

那个骑手身材不高，身形清瘦，他头上戴着一顶没有帽檐的毡帽，这本是一件在大草原上司空见惯的东西，然而戴在他头上却使一种生理缺陷格外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人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的耳朵是被人用暴力割去的，现在还留有痕迹。他的肩膀上披着一件大斗篷，不仅盖住了整个上半身，甚至连他穿在一双特殊靴子里的两条细长的腿也几乎看不到。要是在欧洲，人们一定会笑话他，因为这种靴子很像南美洲的牧人制作并且穿着的靴子。那里的人从被削去马蹄的马腿上剥下皮来，趁皮还热着就把脚伸进去，等到皮子冷却下来，它就会紧紧地固定在脚和小腿上，这样就做成了一种很好的腿服饰，这种服饰最怪的地方就是走路时人的脚掌要直接接触地面。这个陌生人的马鞍上挂着一样东西，肯定是一支猎枪，但看上去却更像一根在树林里随处可见的短棒，他骑着一匹腿像骆驼尾巴一样短的牝马，马头大得出奇，长着一对吓人的长耳朵，这只牲口就好像是由马、驴和单峰骆驼身体的各个不同部分组成的混合体。它行走时头总是向前深深地垂向地面，同时耳朵就像一只纽芬兰长毛犬一样贴着脑袋耷拉下来，好像它觉得这对耳朵太重了似的。

在其他情况下或者换个新手，人们一定会嘲笑这个骑手和他的马，但是，我却觉得尽管这个男人相貌奇特，可他属于只有在估量他的价值时才会被人认识的那种人。他肯定没有想到，有四个最可怕的敌人距离他已这样近，否则的话他不会这样缓慢而无忧无虑地行走，至少他应该时常回过头去看看他们。

现在，他又向前走了一百步，已经到了我留下脚印的地方，我不敢断定到底是谁先看到了那脚印，是他还是他的马，可是我清楚地看到，那匹牝马自己停了下来，头低得比先前更厉害了，正斜着眼盯着我的野马留下的足迹。它的两只长耳朵剧烈地摇摆着，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前一会儿后，看上去仿佛它的头在被一只无形的手转动着。那个骑手想跳下马来仔细观察一下脚印，但如果他这样做，他就徒然损失了宝贵的时间，于是我抢先向他喊了一声。

“喂，伙计！呆在马上别下来，走过来一点！”

我改变了一下我的位置，让他可以看到我。他的牝马也同时抬起了头，竖起了耳朵，好像要把我的叫声当作一只皮球一样接住，并且还摇摆起短短的光秃秃的尾巴来。

“喂，先生，”他答道，“下次留神您的声音，小声点儿叫！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谁都不知道，这里或那里有没有人根本什么声音都不需要听到。走吧，托尼！”

随着这声命令，那匹牝马迈动了它那几乎不知有多长的腿，然而却完全不由自主地走到我的野马旁边，停了下来，高傲而充满恶意地瞥了我的野马一眼，接着转过身来将臀部对准了它。它属于这样的一种牲口——这在大草原上并不新鲜——这种牲口只听命于它们的主人，对于其他人它们都是那样的桀骜不驯，以致于没有人可以驾驭它们。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应该用多大的声音讲话！”我向他说道，“您这是从哪儿来，要去哪儿，先生？”

“这跟您毫无关系！”他回答道。

“您这么认为吗？虽然我才和您说了这么两句话，可是现在我已经可以好心好意地告诉您，您太没礼貌了。但是我得诚恳地向您承认，我已养成了习惯，当我提出一个问题时，我必须得到一个答复。”

“好吧。我觉得您倒像是一位正派的绅士。”他一边说一边轻蔑地看着我，“所以我可以马上告诉您您想要知道的事情！”他前前后后看了看，“我从这边来，往那边去。”

这个男人开始引起了我的好感，无论如何，他把我当作了一个并不能和他为伍的技艺生疏的猎手。真正的西部人并不讲究外表，而且对一切陈规戒律都表现出明显的反感。谁长年在西部游荡，他的衣着就一定不大符合常规，而且他也会把每一个衣着整齐的人看作一个不能充分信任的新手。由于我在兰德尔堡换了一身新衣服，又由于我总是习惯于将武器擦得亮亮的，所以这两件事都使我不能赢得一个在草原上闯荡的人的尊重。因此，对于这个陌生男人的不客气的举止我并没有生气，相反，我也和他一样，用手指向前方。

“是这样，您要去‘那边’！可您应该小心提防那四个跟踪您的印第安人！难道您根本就没看到他们吗？”

这个瘦子用他明亮而敏锐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目光中夹带着惊讶和喜悦。“没有看到？嘻嘻嘻！四个印第安人跟在我后面，我居然没有看到！我觉得您就像一个奇特的怪物！这几个可怜的家伙从今天一大早就跟在我后面，可我根本不用回头去看他们，因为我了解这些红皮肤的绅士们的习惯。只要是在白天，他们就总会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当我随便在什么地方露宿之后，他们才会悄悄接近我。可是，他们却打错了算盘，因为我要设一个圈套袭击他们，只是我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这里，在这些土丘之间我终于可以做这件事了。如果您想看看一个老西部人是怎样消灭印第安人的，还想学两招，那您只要在这儿等上十分钟就行了。可您最好别这样做，因为像您这样的人恐怕没有兴趣闻一鼻子印第安人的气味。走吧，托尼！”

他不再理睬我，一个人走了，半分钟之后，他和他那匹少见的牝马就消失在地波的隆起之中了。

我明白了他的计划，如果换了我，我也会产生类似的想法。他打算绕一个弯，绕到跟踪他的人背后。这样，他必须在他们从他

行进方向的改变上推断出他的企图之前接近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现在只能呆在地波的谷底里。其实更好的办法是，他不绕到这些印第安人的背后，而是躲起来使他们从他身边走过。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他，知道他们离他有多远，然而现在，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他距离他们已是这样近了。

四个对一个，我完全可以出手。因此我注视着他们，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这几个印第安人走近了，始终是一个跟着一个。他们几乎已走到了那个矮子和我的足迹混杂的地方，这时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却停了下来，转过身。看起来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一直跟踪的人突然不见了。他们聚集在一起简短地商议着。如果现在发生了紧急情况，他们已经在我的猎熊枪的射程之内了。但我并不需要动手，因为此时传来了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两个印第安人从马上栽了下去，与此同时，我又听到一声洪亮的得意的叫声。

“哦——嘻嘻嘻！”这声音是从嗓子眼里发出来的，印第安人常在战斗中发出这种声音以示助威。

然而，这一回这声音却不是印第安人发出的，而是那个身材矮小的枪手。他从一个低洼处出现了。他在按他的计划行事，他在我的背后消失，然而现在却出现在我面前。他看上去好像打算在打完这两枪后就逃走。他的牝马也完全变了样，它有力地扬起四蹄，耳朵高高竖起，头深深地缩在后颈里，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筋骨都似乎绷得紧紧的，骑手和马已经浑然一体了。这个男人挥舞着他的枪，沉着地迅速装上子弹，看得出来，这样的情况他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在他身后，又响起两声枪声，是那两个未被伤及的印第安人朝他扣动了扳机，但子弹并没有击中他。他们一声怒吼，抓起斧

子从他身后冲了上来。直到这一刻，他还一直连头都没有回过，可是现在，他已装好了子弹，于是迅急掉转马头。看上去仿佛这匹马和他的主人的思维完全相同，它停下来，伸展开躯体，像一个锯木架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骑手举起枪，立即瞄准。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内，枪口闪动了两次，而那牝马却纹丝未动。看来子弹是从两个印第安人的头部穿过去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始终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但却并未扣动扳机，因为这个矮子并不需要我的帮助。现在，他跳下马，去查看死者，我也朝他走了过去。

“现在，先生，您明白该怎样给这些红皮肤的恶棍设圈套了吧？”他问我。

“谢谢，先生！我觉得我可以跟您学点东西！”

他一定觉得我的微笑带有双重的含义，于是机敏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或许您也会想出这样的主意来？”

“并不一定非要绕圈子，”我解释道，“在这样的地带，可以躲到低洼的地方去，只要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就足够了，然后可以踩着自己的脚印往回走。绕圈子的办法更适用于平坦而空旷的草原。”

“您从哪儿学到的这些！喂，您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作家。”

“您是作家？”他惊讶地向后退了一步，表情中一半带着怀疑，一半带着同情，“您生病了吗，先生？”

这个没有耳朵的人指了指脑袋，于是我清楚地明白了他指的是哪一种疾病。

“没有。”我回答道。

“没生病？也许一只熊能理解您，可我却不能！我打死一头水牛，因为我需要食物，可是您写书又有什么合适的理由呢？”

“让人们来读。”

“先生，您别见怪，可这确实是人们可以想到的最愚蠢的事情了。谁想读书，谁就自己写，这连每个小孩都知道。我杀死猎物也不是为了别人啊！好吧，您是一个作家，您干吗要到草原来呢，嘿？您也想在这里写书吗？”

“当我重新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才开始写作，我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然后有成千上万的人读我的书，他们就可以了解大草原是什么样子的，可他们自己却并不需要亲自到这片草原上来。”

“那么您也会讲到我了。”

“那当然。”

他又后退了一步，然后向我逼近，右手放在他的猎刀的刀把上，左手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先生，您的马在哪儿？如果您不希望有一件冷冷的尖尖的铁器插进您的肋部的话，现在就上马去，继续走自己的路。为了不让每个人都知道，在您面前别人连话都不敢说，连胳膊都不敢动。见您的鬼去吧！赶快离开这里！”

这个矮小的男人恰好只有我肩头那么高，可他对我的威胁却并不是开玩笑。我感到很有趣，但表面上我却未动声色。

“我向您保证只写关于您的好事。”我作出了让步。

“您快走！我已经说过了，您快走！”

“那我向您保证不写有关您的事。”

“这没用！坐下来为别人写书的人都是疯子，而疯子从来都不会遵守诺言的。快点，往前走，伙计，要不然的话，愤怒就会传到我的手指上，我可要对您不客气了！”

“您要干什么？”

“您马上就能看到！”

我微笑着看着他由于恼怒而闪闪放亮的眼睛。

“好吧，就让我瞧瞧。”

“看这儿！您觉得这把刀怎么样？”

“还不赖，我可以向您证明这一点！”

突然，我抓住了他，将他的双臂反剪了过来，我把左臂插到了他的双臂和后背之间，把他向自己身边一拽，右手用力一扭他的手腕，他疼得叫了起来，刀也落到了地上。这出人意料的攻击使矮子大吃一惊，以致于在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抗之前，我已经用他子弹带上的皮带把他的双手反绑了起来。

“该死的！”他嚷道，“您想干什么？！您想把我怎么样？”

“喂，先生，留神您的声音，小声点叫！”我用他刚才说的话回答他，“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谁都不知道，这里或那里有没有人根本什么声音都不需要听到。”

我松开他，然后迅速拿起了刀和他刚才查看死者时放在一旁的猎枪。他试图挣脱开双手，由于用力，他的脸胀得通红，可还是没有挣开，皮带绑得实在是太紧了。

“耐心点，先生，在我不想放您之前，我是不会给您松绑的！”我告诉他，“我只想让您看看，一个作家习惯于用别人和他讲话的方式与别人讲话。我并没有侮辱您，也没有用其他方式伤害您，可您却对我舞刀弄枪的。现在，我按照草原上的规矩把您抓住了，我就可以对您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如果我现在想这样做，那么和您刚才所说的相反，这个冷冷的尖尖的铁器就会插进您的肋部，而不是我的，没有人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那就来吧，伙计！”他板着脸回答说，“您杀我，我死有余辜，因为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面被一个对手制住，还被绑了起来，可我却连他的一根头发都没碰到，这样的耻辱‘无耳’是忍受不了的。”

“‘无耳’？您是‘无耳’？”